

4 版

曾捧红《老鼠爱大米》的网企老总
涉嫌组织网上淫秽表演受审

5 版

解读
“两院”报告



8 版

审判长庭后
单独给买赃人普法

每年发红包的“黑老大”今年戴手铐

他手下的 21 名“公司员工”全体向法庭“报到”

本报讯 每年春节,“黑老大”胡某就会向他的手下发放 500 元至 1500 元不等的“红包”。今年,他的手下不可能再拿到“红包”了。1 月 26 日,新昌县法院以组织、领导黑社会组织罪、敲诈勒索罪、寻衅滋事罪、聚众斗殴罪、贩卖毒品罪、赌博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,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 20 年,并处罚金 2.5 万元;其他 21 名涉黑成员分别判处从拘役 6 个月缓刑 1 年至 15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 5000 元到 2 万元不等。

从 2007 年初开始,新昌人胡某开始有组织地网罗人员,并于 2008 年 5 月份租赁固定场所成立所谓的“公司”。随后“公司”不断壮大,发展成为涉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。其中,胡某是核心人物,该组织所有的事情都由其安排、指挥。

该组织内部规定,所有成员要听从胡某的命令;不得随意外出,以便“有事”及时行动;手机要保持畅通,以便随时随到;不准私自吸毒,违者开除;要为“公司利益”着想,多“承包”各自村里或村边的工程等。胡某还向组织成员固定或不固定地发放“工资”,在春节给组织成员发放 500 元至 1500 元不等的“红包”。刀、锄头、榔头等作案工具,他们放在公司内统一保管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,这个团伙有组织地多次进行敲诈勒索、寻衅滋事、聚众斗殴、贩卖毒品、聚众赌博、强包工程等违法犯罪行为,涉及新昌县多个乡镇、街道、村和企业单位,称霸一方,欺压群众,严重扰乱了新昌及周边地区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。

■通讯员 潘晶晶
本报记者 朱兰英



瓯江救女

前天下午,因与男友感情不和,在丽水打工的贵州姑娘小王竟从丽水溪口大桥上跳入瓯江自寻短见。当地消防员和派出所民警将小王救上岸,并送往医院救治。目前,跳水女子一切正常。

■通讯员 李正坤 摄

杭州立法控烟能否全省推广?

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《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即将于今年 3 月 1 日实施。昨天上午,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,就条例的制定过程、主要内容等作了通报。

与此同时,在今年两会的建议议案当中,记者发现了这样一条建议:将《浙江省公共场所禁烟条例》列入 2010 年省人大立法计划。

提出建议的,是温州代表虞培清,他现任浙江长城减速机有

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。

“我曾经在媒体上看到过这样一组数据,真是触目惊心:中国有烟民约 3.5 亿人,占全球吸烟人数的 1/3;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约为 100 万人,是全球死亡人数的 1/5。同时中国有 5.4 亿不吸烟人群遭遇被动吸烟的危害。毫不夸张地说,在公共场所吸烟,是既害己又害人的不道德行为。”

虞培清代表说,在公共场所

禁烟,不仅可以让人们在公共场所免受“二手烟”之害,对净化公共环境也有好处。杭州市出台的条例当中,明确了公共场所禁烟的范围、执法主体、处罚力度、宣传措施等方面的内容,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。

“除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之外,还有必要在中小学开设禁烟课程,在学校、社会、家长的共同努力下,为孩子创设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,从而减缓未成年烟

民增多、平均吸烟年龄年轻化的趋势。”

在虞培清代表看来,控烟的根本之道还在于“源头把关”。他建议:对国内烟草公司的生产、销售规模要严格控制,对外国烟草公司实施烟草准入制度,香烟外包装上按国际标准印刷警示标志。“只有立法先行、政府主导、民间推动、产业调控,控烟才能取得阶段性进展。”

■本报首席记者 陈岚

会里会外,代表们念叨最多的是房价

眼下,普通老百姓最关心什么?“房价”是绝对不会跌出前三甲的话题。

省社科院发布的《浙江蓝皮书 2010(经济卷)》显示,2009 年 1 至 11 月,浙江商品房销售额增速 136.2%,列全国第一;每平方米平均售价 7764.3 元,仅

居北京、上海之后。省长吕祖善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这样表述:“部分城市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。”

面对一路狂涨的房价,平头百姓手足无措,唯有叹息。

“房价问题”是重要的民生问题。今年全省两会的会场内外,它自然也成了代表委员们议论最多的话题。

温州代表张福龙今年拿出了足足 10 件建议,涉及旧村改造、建设农村解困房以及遏制房价等 10 个方面的热点话题,许多建议都是群众“点题”的。

在《关于遏制房价的建议》中,他写道:省政府要接管地方的土地出让金,全省统一设立土地出让金专户,而不是由地方政府自管,需要投资建设的将项目上报审批,收支分开,从而遏制地方政府炒高地价的冲动。

“一位普通的温州公务员年收入大概在 6 万元左右,在不吃不喝且无任何支出的情况

下,就当前的房价而言,每年只能买到 1 至 2 平方米的商品房。”张福龙说,“居高不下的房价必将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,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政府高度重视,并尽早出台解决方案。”

他特别强调,要严禁非房地产的国有、上市公司参与竞拍土地,造成房地产市场混乱。

而高房价下,群租成为无奈的“时尚”。

“一套两居室住 7 户,放张床就出租,开门就是床,伸手就是墙。”这是当下群租户生活的真实写照。群租现象愈演愈烈,不但埋下安全隐患,还经常引发邻里纠纷。

省人大代表朱雅仙是杭州市灯芯巷社区党委书记。今年,她向大会议案组提交了一份《关于出台对城区群租房管理法规的建议》。

朱雅仙说,她所管辖的小区,也存在不少群租现象。群租的大多为年轻人,流动性大,产生的噪音很大,居民有些抱怨。

目前有关法律和法规对于“群租”的界定比较模糊,缺少较好的应对措施。工商、税务、消防、公安、社区等,谁都可“插一脚”,但谁都不能彻底管住。

她建议加快出台群租房管理的法规,从人员的限定上、扰民处罚力度上有法可依,更好地维护大多数群众利益,规范房屋租赁市场、制定管理措施,让更多“群租客”实现安居。

2009 年,上海出台禁止群租细则,明确规定“一间房间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且人均面积不得低于 5 平方米”;2009 年 9 月,广州开始强拆“房中房”,并处房东 5 万元到 10 万元罚款;随后,北京也发出联合整治群租通告——群租房违规隔断须拆除。

今年,我们能否有所期待?

■本报首席记者 陈岚

两会记者博客

